

封面題簽 陳元方



陈元方同志近照

九州生氣成陳水同也同共
你我近水情時讀了可風凰
山麓青秧歌鎖壓銅牆鐵河
防軍荒淫絲反封鎖最黑
夜必光明百里室洞軍火

近安生法 陳元方



名聞文苑其
處多病休人
心不老實休
志不休

陳元方



《风雨楼诗稿》序

B4.9130

霍松林

读了陈元方同志的几百首诗词，思潮起伏，很想说几句话。

元方同志是很有影响的革命老干部，我当然早就知道他。然而认识他、了解他，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1982年春，陕西师范大学召开首届唐诗讨论会，由我写信请来了全国许多著名的专家、教授。但由于某种原因，正发愁请不到省、市领导出席开幕式。恰在这时，元方同志由家广同志陪同，来到我的住处，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又爬了几座楼，一一看望代表。此后，他约我参加他主持的省志编纂工作，接触渐多。由此产生的突出印象是：他虚怀若谷，求贤若渴，重视知识分子，热心学术文化工作。

由于有了这种极好的印象，因而不自觉地了解他的有关情况，才知道他这位老革命早在50年代末期就因发表《论否定》一文而挨整，“文革”中又坐牢、劳改，备受摧残。其遭遇，并不比我这个“臭老九”好多少。于是又产生了一些印象：他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正不阿，威武不屈。

如今谈他的诗，这许多印象都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关于诗，历来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诗是语言艺术的精华，意象、情韵、声律、对偶、铸词、炼句、布局、谋篇，以及赋、比、兴之类的表现手法等等，样样都得讲究，容不得半点马虎。这是“严”字当头的一派。我自己，一直是追随这一派的。另一种是：诗是言志抒情的东西，只要言了志，抒了情，而其志其情，又是真挚的、崇高的，就是好诗。这是“宽”字当头的一派。我虽然属于“严”派，但对“宽”派的意见，基本上也能接受。因为言志抒情，毕竟是诗的生命。《诗三百》，汉魏六朝以来的乐府民歌，其中最动人的篇章，多出于劳人思妇之口，其原因便在这里。如果没有真挚、崇高的情志，光在诗词格律上下功夫，终归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当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不“形于言”，还不能算是诗。这就是说，一定的情志是需要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真挚的、崇高的情志如果得不到语言形式的完美表现，就不可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当然不算好诗。《诗三百》以及汉魏六朝以来最动人的民间诗歌，其艺术表现都是完美的。我之所以既能接受“宽”派的意见而又始终追随“严”派，也正出于这种考虑。

元方同志是把主要精力奉献于革命事业的老干部，不是专业诗人。然而对于诗，他不仅热爱，而且从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事业的高度出发，深思熟虑，有一整套改革方案。他在陕西省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上阐述的《诗改十议》（发表于《陕西地方志通讯》总47期），其见解就十分通达，也切实可行。他的诗词，不用说是在这些见解的指导下

创作出来的。比如在《诗改十议》中，元方同志特别强调“诗的内容是时代的反映，是社会生活与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反映”。诗人“应该面对现实，自抒胸臆”。“一切诗作都应该讲求社会效果，与人民哀乐相通，与时代脉搏共振，成为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有利于暴露和鞭挞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翻开元方同志的诗集，从头读到尾，就看出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确实做到了“与时代脉搏共振”、“与人民哀乐相通”。即如“三面红旗”，当时的文艺家，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违心的，总之都在尽情地歌颂；元方同志却不然，其《同德生谈话有感》、《送某同志离陕返京》、《驳“共产风”》等诗，真乃哀人民之所哀，鞭挞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

“左”倾倾国又倾城，
犹把“左”倾当右倾。
世人竞跳胡旋舞，
自知“荒唐”有几人？

“倾国倾城”，原是形容“绝代佳人”的赞美词，这里用“重字法”接于“左”倾之后，就产生了正隅双关的特殊效果：“左”倾象“绝代佳人”那样使举国之人人为之倾倒，推波助澜，歌颂不已；而实际上，它正在搞垮我们的所有城市乃至整个国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元方同志竟写了那么多反映“文革”

动乱的诗，连“早请示”、“晚汇报”、“坐喷气式”、“拼刺刀”都写了，真不愧“诗史”。

.....

“请罪”亦有词，
 哀哀如祷告。
 领袖作教主！
 吾党成宗教！

一系列写“文革”的诗，也都哀人民之所哀，鞭挞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实为粉碎“四人帮”之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至于乐人民之所乐，有利于推动历史前进的诗词，为数更多，就不必列举了。这里只节录他辞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退居二线后所作的一首诗的后两句和一首词的上半阙，让读者看看元方同志既为中青年让路，又壮心不已的精神风貌。

.....

人老心不老，
 官休志不休。

白发欺人哪用愁！
 不书“咄咄”书“休休”。

新陈代谢天然事，
欣看雏凤亦风流。

.....

前人讲诗的特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一般性的文章，就象把粮食煮成饭；而诗，则必须把粮食酿成酒。被比为酒的诗，当然是就内容与形式融合无间的整体而言的。如果用这个比喻谈诗的多样性，自然可以说有茅台酒、汾酒、竹叶青、五粮液、泸州大曲，乃至啤酒、香槟酒、白兰地等等。这一切，都各有特点和优点，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这样讲，似乎更科学，因为这符合每一首诗的内容和形式都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实际。“五四”以后由于有了“新诗”，有人便把表现新内容的“旧体诗”称为“旧瓶装新酒”。多年来不少人都这么说，也就习惯了。元方同志也沿用这种说法阐明诗歌既要多样化，又必须保证质量。他说：“瓶可多样，酒必香醇。”其用意是很好的。然而每一位诗人要写出好诗，都必须采择上好的原料，用自己的真情实感，用自己的艺术功力和艺术才华，去精心“酿造”，而不能拿上现成的新瓶子或旧瓶子到茅台酒厂里去“装”。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每一首好诗都是一种新的创造。比如律诗，其格律是固定的，而杜甫的七律就不同于李商隐的七律，尽管李商隐还是学习杜甫的。杜甫的许多七律名篇又各有独创性，互不雷同，李商隐亦然。诗词格律，其实不难掌握。对于娴熟格律的人来说，如果创作态度不严肃，陈词滥套，摇笔即来，几分钟就可以搞出一首律诗或一首小令，但绝不会是香

醇的酒。以不严肃的态度写自由诗，当然更容易，也当然不会散发醉人的芳香。所以我所谓的“严”，不仅指严守格律，最重要的，还在于力求酿造出香醇的酒。从精神实质上说，元方同志的见解和我的看法是不约而同的。简单地说，不管写成什么样式，只要字字精确，句句凝练，音韵铿锵，情感浓郁，意境优美，通篇无懈可击，读后如饮好酒，香醇无比，令人陶醉，从而陶冶性情，振奋精神，那就是好诗。当然，如果不符合律诗的格律，题目中就不要说它是律诗；不符合某一词牌的格律，题目中也不要标出某一词牌。

诗歌见解与诗歌创作的实际水平之间往往有距离，而且可能有很大的距离。要缩短乃至消灭这种距离，需要不懈的努力与艰苦的实践。以酒比诗，酒必香醇，这是元方同志的见解，也是我自己的奢望。我愿追随元方同志之后，以不懈的努力与艰苦的实践，不断提高创作水平，为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1989年10月

自 叙

青年时代，我即喜爱诗词，然创作则非所长，算是一个诗词爱好者。既然爱好，偶尔也就写一点。

我的习惯是敢吟敢写。有所感，就写一首两首，不计工拙，不顾毁誉。有时候，不写还不自在，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引起麻烦，遭致批评，也不止一次。但是，秉性难移，还是偶尔要写一点。

写了多少首，也不清楚，常是辄吟辄罢，一过即忘。特别是在建国前那段时间里，限于环境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所回忆起的，只是极少数。

最近，经一些同志的建议和鼓励，始作了一次搜集整理和回忆，共得300余首，现在集结在这小册子里的220多首，是从其中选出的。50多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题作《风雨楼诗稿》罢！

这些诗作，未必有多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又不是严格遵守诗格诗法的，问世不值。但所写，都系事实，反映了历史进程的某些侧面。付之鼠啮虫蚀，又觉可惜。故特付梓，用以存史，并求教于同好和方家们。

承崔松林教授同志赐序，谨致谢意。

作 者

1989年12月

目 录

《风雨楼诗稿》序·····	霍松林 (1)
自 叙·····	(7)
追悼鲁迅的斗争 (三首) ·····	(1)
题蒋介石登华山北望照·····	(2)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西安学生大请愿·····	(3)
西安事变 (四首) ·····	(4)
国共合作·····	(5)
革命青年奔赴延安·····	(6)
顽固派拦路捉人·····	(6)
闻任弼时白汉中越狱归来 (二首) ·····	(7)
由栎阳到照金·····	(8)
延安生活·····	(10)
三边·····	(10)
延安整风·····	(11)
重庆和谈·····	(11)
皖南事变五周年·····	(12)
参加延安“四八烈士”追悼大会, 哀叶挺将军·····	(13)
“抢救”运动·····	(13)
难忘的“抢救”·····	(14)

李先念微服过关中·····	(15)
马栏撤离·····	(15)
瓦子街、宜川战役大捷消息传来，因歌彭总·····	(16)
瓦宜战役（二首）·····	(17)
关中人民盼解放·····	(17)
关中干校·····	(18)
西安解放·····	(19)
全国胜利·····	(20)
三八妇女节（二首）·····	(21)
杨玉环墓（二首）·····	(21)
则天乾陵（二首）·····	(22)
由京返陕，机上俯瞰秦中（二首）·····	(23)
访汉城遗址·····	(24)
观三门峡水库大坝工程·····	(24)
有感·····	(25)
传抄彭总三五七言诗《谷撒地》·····	(27)
昭陵怀古·····	(28)
宝成铁路·····	(29)
雨后，赴汤谷途中，南望终南·····	(29)
同张德生谈话有感·····	(30)
送某同志离陕返京·····	(30)
驳“共产风”·····	(31)
街头偶成（三首）·····	(32)
“牛棚”之早晚·····	(33)
闻张少康死·····	(33)
刺刀拚罢·····	(34)

护送刘少奇案·····	(34)
西安三市长·····	(35)
造反派街头“大辩论”·····	(36)
感遇·····	(36)
书愤·····	(37)
杂吟（选八首）·····	(37)
杨梧道上·····	(40)
送高朗山骨灰到西安南郊陵园·····	(41)
“喷气式”及其它（七首）·····	(41)
有感·····	(43)
共产党员·····	(44)
那个顾问死了·····	(45)
无题（二首）·····	(46)
喜读郭清《赞花诗》，亦拟一首以赞之·····	(46)
劳动第五年·····	(47)
三字令·····	(47)
悼塞农·····	(49)
游碧云寺，参观孙中山事迹展览（二首）·····	(51)
登八达岭歌·····	(52)
初乘首都地铁·····	(52)
哭郎瑞亭·····	(53)
悼刘钧·····	(54)
整理书架，发现哲学论文旧稿（二首）·····	(55)
哭苏逢贤·····	(56)
离别西安（二首）·····	(58)
悼罗明（二首）·····	(58)

闻“捷径事件”	(59)
题川陕革命根据地南郑纪念馆	(60)
答李守理（二首）	(61)
害人胜于崔睦九	(62)
读平反结论，有感	(63)
阿倍仲麻吕	(64)
到大阪	(65)
到奈良	(65)
西安与奈良	(66)
京都	(66)
岚山周恩来诗碑	(67)
游芦之湖	(68)
全国佛学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	(69)
杨彬死难32周年祭（二首）	(70)
悼肖蓼	(71)
过黄龙山（二首）	(72)
重返延安	(73)
读《彭德怀自述》	(73)
悼上官克勤	(74)
访公王岭蓝田猿人遗址有感	(75)
悼谢正兴	(76)
访大同云冈	(76)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付梓	(78)
周原访古	(79)
辞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职务，退于二线，有感	(79)
书怀	(80)

龙门览胜·····	(81)
白马寺·····	(81)
向前看·····	(82)
方仲如赞·····	(83)
观秦铜车马(二首)·····	(84)
登泰山歌·····	(84)
毛泽东主席诞辰90周年·····	(86)
赞“余热发电”兼赠董实丰·····	(86)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落成,陕西特派代表团参加开 馆典礼。赋以纪念(二首)·····	(87)
题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陈列馆(三首)·····	(88)
雨中过巴山·····	(89)
忆红军·····	(89)
安康察看水灾有感·····	(90)
寿邓小平·····	(91)
天池·····	(91)
赴伊宁途中远望·····	(92)
自乌鲁木齐飞喀什,机上偶成·····	(92)
吐鲁番·····	(92)
塞上新曲,兼呈王恩茂、白成铭同志·····	(93)
古稀之日·····	(94)
一国两制·····	(94)
和吕效祖《蜡烛颂》步韵·····	(95)
黄山之巅·····	(96)
黄山·····	(96)
黄山艺文·····	(97)

黄山奇观·····	(97)
为何岳中不称黄·····	(98)
访张学良将军被囚处——黄山正道居（二首）·····	(98)
谒秋谨墓及塑像·····	(99)
游寒山寺·····	(99)
雨花台·····	(100)
西湖·····	(101)
莫愁之歌·····	(101)
向苏智遗体告别·····	(104)
答王秉祥·····	(104)
怀韩夏存兼赠刘云·····	(105)
秦中水利吟·····	(105)
温饱·····	(106)
吊赵玉琼·····	(107)
出席全国人大第六届第四次会议，审议《关于第七个 五年计划的报告》有感·····	(107)
崔廷儒就义45周年·····	(108)
温饱图·····	(108)
成都平原麦熟·····	(109)
夜读杜诗·····	(110)
观都江堰·····	(110)
承刘迈寄赠所编著《诗海珍珠》一书，奉和《赋珍珠 书成》，步韵·····	(111)
剥开《剥皮看》·····	(112)
长相思·····	(113)
远望（二首）·····	(113)